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there are branches of a flowering tree with vibrant pink blossoms. Some petals are shown falling through the air. In the lower left, a person with dark hair tied back, wearing a simple grey robe, stands with their back to the viewer, looking out over a vast, misty landscape. The landscape features rolling hills and a winding path or river that leads towards a clu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s in the distanc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 with earthy browns, greys, and the bright pink of the flowers providing a focal point.

泣血杜鹃

王家盛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泣血杜鹃

王家盛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泣血杜鹃 / 王家盛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367-3757-0

I. 泣…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8222 号

责任编辑	浩杰辉 罗 娅
责任校对	李周芳 廖瑶瑶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	---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印 张	20
字 数	520 千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5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757-0/I·777

目 录

第一章 一块大洋	(1)
第二章 祖训颂歌	(9)
第三章 雨伞姻缘	(19)
第四章 省城之行	(34)
第五章 揉碎的梦	(50)
第六章 毒蝎阴谋	(59)
第七章 再上庄园	(68)
第八章 冰玉出嫁	(78)
第九章 权位招祸	(93)
第十章 遭陷入狱	(103)
第十一章 镇长使招	(114)
第十二章 神秘失踪	(123)
第十三章 一场闹剧	(131)
第十四章 好花秽行	(146)
第十五章 血染杜鹃	(155)
第十六章 招婿休妻	(168)
第十七章 分赃起仇	(178)
第十八章 谷稔时节	(190)
第十九章 为权争斗	(199)
第二十章 谏废家法	(213)
第二十一章 要求单过	(221)
第二十二章 又使新招	(231)

第二十三章	赶出家门	(242)
第二十四章	决不放过	(251)
第二十五章	乡情恩重	(260)
第二十六章	新的生活	(265)
第二十七章	子成母佃	(276)
第二十八章	娇娇夺权	(285)
第二十九章	鬻子过招	(296)
第三十章	媳婿反叛	(306)
第三十一章	滩涂垦田	(317)
第三十二章	旧仇新恨	(327)
第三十三章	笔做刀枪	(338)
第三十四章	平息村斗	(348)
第三十五章	送女儿走	(360)
第三十六章	魑魅魍魉	(371)
第三十七章	设计夺粮	(385)
第三十八章	压不弯的腰	(399)
第三十九章	智斗特务	(408)
第四十章	打开人生的门	(425)
第四十一章	最后叉鱼	(434)
第四十二章	魂惊扯河	(441)
第四十三章	狼口护子	(450)
第四十四章	祸不单行	(458)
第四十五章	籽子惹祸	(466)
第四十六章	一头犟牛	(477)
第四十七章	初次离家	(486)
第四十八章	一枕南柯	(497)
第四十九章	漫漫中学路	(501)
第五十章	大学梦	(542)

目 录

第五十一章	意外相见	(554)
第五十二章	小炉匠	(560)
第五十三章	圆梦的梦	(567)
第五十四章	带着嘱咐走	(576)
第五十五章	高山流水	(583)
第五十六章	悲情的拐棍	(593)
第五十七章	大风悲歌	(599)
第五十八章	咫尺天涯	(608)
第五十九章	红黄人生	(616)
第六十章	一见成永诀	(619)
第六十一章	迟到的探望	(627)
第六十二章	呼唤天国里的母亲	(632)

第一章 一块大洋

县城北边三十多公里外，在扯河边，有一个山环水绕的山村，叫扯河村。

村里住着五百多户人家，有三千多人口。

在清朝末年，算得上是一个大村庄了。

村子的街道用青石板铺成，平坦整洁。从扯河上游引进的一条宽约四五米的小河从村子西边墙根下淌过。

村子东南北三面有一道三米多高，泥土夯实，用石头砌成墙脚的围墙。村里村外的人都叫它“扯河城墙”。加上西面的小河，严严实实地把扯河村包围在中间，和外界隔离开来。村子东南西北有四道栅门，是通向外面的通道。在那个土匪猖獗，世道混乱的年代，四道栅门像四个卫士，护卫着扯河村。外面的人要进入扯河村，必须通过四道栅门。四道栅门，日夜有村丁把守。

四道栅门外，四条宽窄不等的道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南栅门外的那条道路，是通往县城的主要干道，可以通行马车牛车。

走出扯河村东南北栅门，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山丘，被一层层桃园、梨园、板栗园包裹着。向外延伸出去是望不到尽头的松树林，山丘脚下是片片梯田。

扯河村的西面，是扯河村的“粮仓”，四五千亩的稻田夹在扯河和小河的中间。秋收季节，望不到边的稻谷滚着金浪，这个时候是村子里农民最忙碌、最悲苦的时候，因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稻田是望氏家族和早氏家族的。村民们大都是给望家和早家打工或当佃农过日子。收获的季节农户望着金灿灿的稻子还挨着饿

肚子。

扯河村呈南北走向，村子中间成梯形状有三条街道，把村子分成上街、中街、下街。

村里有三大氏族。说来也怪，三大氏族的姓都是百家姓里没有的。上街是早氏家族，中街是望氏家族，下街是么氏家族。除三大氏族外，还散落着三十多家七八个杂姓户。三大氏族中有两个大户：以早氏族为首的早德生家；以望氏族为首的望守义家。

早德生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成了家，大儿子早仕程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早乐，女儿叫小莲；二儿子早仕龙生有一个儿子叫早悦；三儿子早仕章也生有一个儿子叫早欣。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出嫁了，三女儿已经十五岁了，也许了人家，日子都定了，过了年正月就要出嫁了。

早家三个儿子虽都成了家，但都没有分开单过。

早老爷七个子女中，大儿子早仕程从省城读书回来，是村子里学问最高的人，加上他办事稳重，有胆识，去年，经全村推举县衙任命，当上了扯河村的村长兼村防团总。

二儿子早仕龙为人老实，在村里很有口碑。

三儿子早仕章生性懒散，又吹又赌，在村里名声不太好。但他很有个性，在外结交了一些社会“名流”，村上有个什么难事，常常还得他出面去摆平。

四女儿人生得温顺漂亮，才十一岁就长得亭亭玉立。老爷老太太视她为掌上明珠，哥哥姐姐也很关爱她。早老爷习惯叫他小四，老太太叫她四囡，哥哥姐姐嫂嫂都叫她四妹。外面的人都叫她四姑娘。

早四姑娘出生在清朝末年，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又处于封闭的山村，女子都不允许进学堂读书，她也没能破例得进学堂读书。

但她渴望读书识字，有空她就偷着跟她三个哥哥的儿子读私

塾。开初，老师不肯收留她，她就坐在门口学，无论刮风下雨，天冷天热，她都坚持下来。日子久了，老师受到了感动，就放她进到屋里，跟她的三个侄子一起学习。那时她刚满六岁，小她大哥的儿子二岁，小她二哥三哥家同年生的两个儿子一岁。由于她好学上进，先生还夸她比三个侄子还学的好。

她识了些字后，又从大哥书房里偷了些书看，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冰玉。她要像冰那样清明，玉那样纯洁。从此，她改变了这个山村女人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的历史。

望守义和早家奇特的相同，也是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惟一不同的是，望家三儿子还没有婚娶，大的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四女儿还待闺家中。

大儿子望兴和二儿子望发，都是从县学堂里读书出来的人。大儿子望兴和早家二儿子有些相似，为人厚道老实。二儿子望发就不同了，是个方圆百里都出了名的一霸，和他的父亲望守义一样，为人奸诈。三儿子望期性情刚直，从小就看不惯父亲和母亲在村上的骄横，对家族逆反心理，平时由于他敢和父母亲顶撞，被视为逆子，就没让他进学堂读书。

望家的里外大权，由于望发的太太吴氏是北城镇田镇长太太的亲侄女，田镇长又是望老太太的大弟，大权都掌控在了望发手上。

后来，早家和望家，因为修“扯河城墙”演绎了两家的多少恩怨，早家四姑娘人生的路，也因此经受了太多的风雨，太多的坎坷。

今天是城北镇的赶街天，正好是星期天，老师给放假了，冰玉早早就起了床，吃过早饭，坐着用黑绒布围成搭棚的马车和父母赶北城镇街去了。

车子出了南栅门，冰玉从围棚的小窗口往外看，赶街的人，一群一伙的，有卖柴火的、有卖蔬菜的、有卖红薯玉米的……人

挑马驮的，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马铃声；人们的说笑声，诉说苦愁的山歌声，迎着才露脸的朝阳，你追我赶地跑动着。一群挑着担子，衣裳破烂的人，见到他们坐的马车，纷纷从路两边闪开。

马车急速地奔跑而过，车帮把一个二十多岁挑柴的汉子挂倒了，挑子挂散了，柴散落在地上。那汉子躺在地上，瞅了瞅急速而过的马车，低声骂道：“瞎了眼了，没看见老子呀？”

冰玉见有人挂倒了，冲着赶马车的车夫黑胖喊道：“黑胖，车挂倒人了，快停下。”

马车嘎地在二十多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冰玉掀开前面的布帘子就要往外跳，早老爷喊道：“小四，你坐着不要动，我去看看。”

“爹，我跟你一块儿去。”冰玉在黑胖的搀扶下，下了马车，拐着她的小脚，跟在父亲后面，向那人跑过去。

汉子见早老爷走了过来，咧着嘴，哼哼叽叽，拄着扁担忙站了起来。

冰玉还不等父亲开口，忙走向前去，用她那稚嫩的小手扶住汉子的手说：“挂伤了没有？还能走回家吗？”

“街是赶不成了，我慢慢走回去。”汉子说。

早老爷见他这样，望着他面生，问道：“你不是我们扯河村的吧？”

“老爷，我是对面河湾的，我叫钱留子。”

“你的柴我们家买下了。”冰玉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大洋递给了钱留子说：“这是一块大洋，你拿上。”

“使不得，使不得，我一挑柴哪值这么多钱，一块大洋可以买好几挑柴了。”钱留子说。

“多余的，你拿回去看伤吧。”冰玉说。

钱留子看着冰玉离去的背影，激动得流下泪来，半天才喃喃地说：“真是好姑娘啊！”

围着看热闹的人纷纷议论道：“留子，你因祸得财啦！”

“留子，你发财了，晚饭请我们喝酒啊！”

“留子，你装的倒像，走走给我们看看，伤着了没有？”

钱留子嘿嘿地笑笑说：“没事没事，只是手拐擦破了点皮。刚才早老爷过来，我以为我操他的话被他听到了，才装出来的。”

“那你的柴还要不要？那是早老爷的千金用大洋给你买下了的喽！”

“柴我怎么不要，我挑到街上还可以卖几文钱。早老爷千金说买下，只是说说罢了，人家怎么还会要的。”

早老爷和女儿回到车上，老太太问：“人伤着了没有？”

“我看没有什么大碍，小四给他一块大洋了。”早老爷说。

“一块大洋，差不多够买几升米了，他是讹人啊！”老太太说。

“算了算了，钱是多给了些，小四给了也就算了。”

早老太太听了早老爷这么说，心里也没什么了，但她无意地又问冰玉道：“四囡，你哪来的钱？”

听了老太太的话，冰玉却认真了，她气鼓鼓说道：“人家怎么讹人啦，早老爷家谁敢讹？车把人家撞倒了，赔一块钱就怎么啦！我看他也怪可怜的。钱是我压岁钱攒下的。”

老太太望着早老爷，笑了笑，说：“你看看你这女儿，我才随便说一句，她就放起炮来了。”

老爷会心地笑着说：“这才像我的女儿。黑胖走吧。”

黑胖啪地甩了一鞭，马车又跑动起来了。冰玉说：“黑胖，有人的地方刹慢些，不要又把人惊吓了。”

冰玉一路上很少说话，她看着车外的秀丽景色陶醉了，她似乎此时才发觉家乡是这样的美丽，她在心里吟道：

金窝银窝，
不如我们的山窝窝。
扯河水从坝子中间淌过，
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
养育了我们子孙万代。

金窝银窝，
不如我们的山窝窝，
春风一吹绿满山，
夏雨一浇果满坡，
秋叶一落金满坝。

早老爷一家到了北城镇街上，已是中午时分，一家人在“香醉园酒楼”吃了午饭，下到楼来，冰玉对母亲说：“妈，你和爹去买东西，我一个人逛逛。”老太太说：“不要去了，跟我们一起走，看看你要什么衣料好给你买。”

冰玉抬头望了父亲一眼，又转向母亲说：“妈，我什么都不买，你和我爹去买吧！”

早老太太说：“死丫头，不要犟了。”说着去拉她的手。“跟我们一块去，小女孩家，逛什么逛？”

早老爷见冰玉用乞求的目光地望着自己，说道：“她不愿和我们去，让她逛去，小四，不要逛丢了，逛完了就到车上等我们。”

冰玉答应了一声“知道了”就走了。

早老爷和老太太先到金店为三女儿定做了一对金手镯，一对耳环，一枚戒指。出来到了绸布店买了两疋绸缎，给三女儿出嫁时做衣料。

从绸布店出来到街上，早老爷说：“冬天就要到了，到衣店

给你买件棉袄吧!”

“我棉袄不是有两件的嘛!”

“都旧了，芯子都发硬了，去买件吧!”

到了衣店，早老爷给老太太拣了件蚕丝芯的绸缎袄，又到点心店买了些糖果点心，回到了马车上，见冰玉还没有回来，早老爷掏出大儿子去年从省城给他买回来的怀表看了看，显得有些担心地说：“都两点多了，小四怎么还不回来？你在车上等着，我和黑胖去找找。”

冰玉在街上到处逛了逛，她来到文具书店，用她攒下的钱，她给三个侄子和自己买了四支狼豪小楷毛笔和四支大楷毛笔，四锭墨，一刀纸。在书柜上又买了一本《千字文》、一本《百家姓》、一本《楚辞》和一本《孝经》。当她抱着东西走到街上时，恰巧遇到了黑胖。黑胖接过她手上的东西说：“老爷到处找你呢，我们赶快回车上去吧。”

冰玉和黑胖刚回到车上，早老爷也汗淋淋地回来了。

冰玉见父亲累成这样，笑着说：“爹，我又不是小孩，您还怕我丢了?”

早老爷见女儿冲着自己笑得这样的甜，心里的火气顿时消了，说：“你才几岁，就是大人啦？如果你丢了，你不活活要急死我和你妈。”

“过了冬我就满十一岁了。还会丢了呢?”

早老爷又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都快三点了，黑胖，我们走吧。”

“爹，就走啊，我口都渴死了，我想喝木瓜水。”

“就你名堂多，黑胖，你陪她去，你想喝也喝一碗。”早老太太说。

路上，赶街的人都回去了。一个多月都没下雨了，马车碾过，尘土飞扬，走路的人纷纷背过身去躲避灰尘。就在前面背过

脸去的人群中，黑胖看到了钱留子，他惊呼道：“老爷，您看那人也来赶街来了。”

“谁？”

“早上被车挂倒的那人。”

钱留子看到了早老爷的车，慌忙向路边躲去。

冰玉掀开帘子的一角，也看到了钱留子，她怕又生枝节，伸手敲了下黑胖的后背，催促道：“你眼望花了，快走。”

黑胖明白了冰玉的意思，扬鞭挥向马背，吆喝一声，马车从钱留子躲避的路边飞驰而过。

第二章 祖训颂歌

在望氏宗族两进院的祠堂里，后院左边的偏院里，有一幢用石砖砌成的三开间独立的房子，常年房门紧锁，日夜有人把守，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在外面，人们对这幢房子传得很神秘，但谁也说不清里面到底摆放着什么东西，日子久了，人们也就淡漠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祠堂里潜入了一个蒙面人，他把守门的四个人都打翻晕了过去，但也没能得手进到屋里去。当他把门锁打开后，推门的一当儿，触动了暗器开关，他脚还没有跨进门半步，就被四面射来的毒箭射死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乡邻四野，黑道上一个自称神飞虎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暗自思忖：“里面一定藏有望家的金银财宝，望家才会守得这样严密。”他纠集了黑道上的“不怕鬼”和“豹子胆”两个强盗之人，势要进到屋里，夺取财宝。

望家自从上次遭盗后，虽然盗人没有得手，又加强了布防和守卫。

神飞虎三人，自恃武功高强，也选在了一个风雨夜，又潜入了到这幢房前，还不等守卫的六个人有什么反应，已被他们放倒了。

三个人绕房走了一圈，神飞虎对“不怕鬼”和“豹子胆”两人耳语道：“从门进去有暗器，挖墙，墙又是石砖砌的，太结实，我们只有从房顶揭瓦下去。”

“不怕鬼”和“豹子胆”两个人一点头，三个人就像风吹一

样，跃身飞到了房顶。可是，自称是黑道顶尖的老大，脚才落房顶，暗箭就像雨点般从四面飞来，还不等他们躲闪，支支见血封喉的毒箭，就了结了他们三人的生命。

从此以后，望族祠堂再没有人敢来闯了。

那么，这幢房子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呢？其实，屋里普通得再不能普通了。房屋正面墙上的中央挂着一块匾额，匾额两边挂着从望老爷曾祖父开始的历代祖宗画像，房屋中央摆放着一排红木香坛。

对望家来说，最珍贵的就是那块匾上的字，那是望家几代人的活命支柱，没有了这根支柱，他们就会失去方向，如同活着的僵尸。

匾额上用金粉写的字，是望老爷曾祖父死前留下的家训。

家训是这样写的：

钱钱权命相连，

望氏先祖几百年。

为钱奔，

为权忙，

有了钱就有权，

有了权就有钱。

无钱无权万事空，

有钱有权佑胤祿。

据说，望老爷的曾祖父是雍正王朝时的一个三品朝官。他死后，他的训言就被他的儿子像奉神一样的供了起来，把它作为望氏后代人要遵循的发家治家的铁规准则，写成匾额挂了起来，并请人谱写成歌曲，让家人传唱。并在房门上方题写了“祖训颂歌堂”的匾额挂了上去。从此，这幢房子就称为“祖训颂歌

堂”。

到了望老爷的父亲，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把祖父每月的诞日和冥日这两天，定为祭拜“颂歌”的祭拜日。他把颂歌当作望家治家发家的秘方，只传男不传女。所以，在祭拜的这两日，家生女子是不得进到颂歌堂里的，娶进的媳妇，要生有儿子后才能到颂歌堂参加祭拜，如果一生都没有能生育儿子，一辈子都不能进到“祖训颂歌堂”。并规定颂歌不能外泄，如有违反，要受到家法处置。因而，望氏宗族的女儿和没有生育过男儿的媳妇，都不知道颂歌到底是什么。

传到了望老爷这里，这又有了新的规定：祭拜日，有资格参加祭拜的男女，不分老少，五更前就必须到颂歌堂祭拜，祭拜日只吃素不吃荤，统一在祠堂里煮食。天黑后祭拜才算结束，人员才准离开，并实行点卯摺印制。谁迟到早退或缺旷了，按家法处置。迟到早退的面向祖宗遗像和匾额罚跪拜五柱香时间，如果是缺旷的，打五十大板。

在领唱颂歌的人选上，根据老太太的意见，也进行了改革：由过去谁唱的好的女人谁领唱，改为谁是长老谁是当家的女人谁领唱，这一改领唱的任务当然就落在了望老太太身上。她从颂歌中领悟到权利的神圣，所以领唱权她也必须掌握在手里。因此才有了这项改革。但是，由于她嗓子比较左，歌也被她领唱歪了。可是却没有人敢反对她，更使她从中尝到了权力的伟大，她得了一种权欲的满足。

今天的祭拜，望老爷的三儿子望期，早上点卯以后，他就偷偷溜走了。他从小参加祭拜，吟唱颂歌，他都能倒背了，如今，他长到了十二岁了，厌烦了这种祭拜，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在他看来，这是他父亲和母亲为树立他们的权威而搞的一种形式。在他五岁时，他就曾经问过他的母亲说：“妈，祖训颂歌，我们望族的人，人人都可以背诵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家还是穷的没饭